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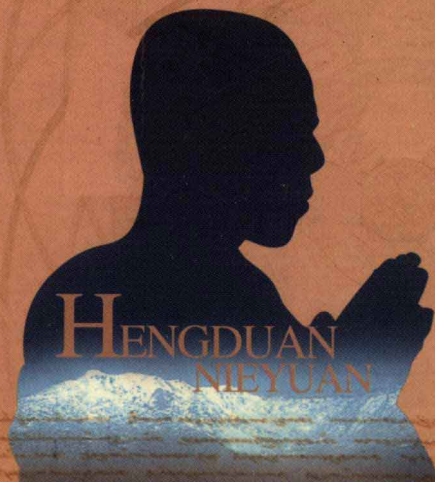
横断孽缘

在神奇的滇西北横断山皱褶中，
有一个独特的地域环境：汉、彝、藏、白、纳西、傈僳……
多民族杂居，这里既有南诏古国的遗迹遗风，又处滇川藏通
商古道要塞，自然演绎出一个个神奇绮丽缠绵的故事……

作家出版社

姬惠

著



HENGDUAN
NIEYUAN

横断孽缘

姬·惠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HENGDUAN
NIEYU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横断孽缘 / 姬惠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05.4

ISBN 7-5063-1856-3

I 横.. II 姬.. III 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1759 号

横断孽缘

作 者: 姬 惠

责任编辑: 联 国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72 千字

印 张: 11.3 插 页: 2

印 数: 0001-2560 册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856-3/I·1842

定 价: 23.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喝着乡泉长大

心贴着大地

寻一根共鸣的弦

和乡亲们一起歌唱

姬 惠

《横断孽缘》内容简介

在神奇的滇西北横断山皱褶中,有一个独特的地域环境:汉、彝、藏、白、纳西、傈僳……多民族杂居,这里既有南诏古国的遗迹遗风,又处滇川藏通商古道要塞,自然演绎出一个个神奇绮丽缠绵的故事。

作者生于斯长于斯,十分熟悉这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和历史人文,多年攀越创作出大量颇具魅力的小说。这本精选的姬惠小说集,从各个侧面展现了滇西北横断山这一独特神奇地域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文风情:

既有古国遗民传奇,又有民国战乱悲剧;

既有“文革”及复苏阶段的情债情怨,又有新时期改革大潮冲击下山村青年的困惑和奋斗;

既有滇藏古驿道中至纯至美的情爱故事,又有神秘民族风情掩饰下的淫乱血祸……

犹如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历史和民族风情画卷。

作品乡土气息浓郁,语言幽默风趣,塑造了各式各样可亲可信的山民形象,其中尤以各类妇女的形象和命运真切感人,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小说饱含激情和思考,笔调深沉细腻而又调侃诙谐,情节曲折生动,具有较强的传奇色彩和艺术感染力。

目 录

【姬惠小说集】

- [1] 苦葛坪
- [29] 阴差阳错
- [33] 怪鰥
- [52] 啊,母亲
- [62] 悠悠小凉风
- [74] 香子
- [84] 野情
- [101] 夜游神传奇
- [129] 柳妃遗民
- [203] 香梨湾
- [264] 殉葬
- [287] 女湖

苦 葛 坪

山里汉子的太阳从酒碗里升起来，
山里妹子的月亮从歌舞里跳出来。

——题记

一、逃席

婚礼越到最后，新郎徐悦心里越烦躁。

婚礼开始时，他还是兴奋的。随着么爷徐夫扒粗腔大嗓的一声吼：“哦嗨嗨——”，全寨男人一齐欢呼：“哦——嗨——嗨——”二十只老火枪一齐对天轰响，震得群山回应，惊得枯树上的老鸦拍翅疾飞，像放飞的满天鸽子。山妹子拥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新娘阿荣，寨里的长老、又是徐悦的么爷徐夫扒亲手给徐悦和阿荣系上红彩，还颇有诗意地祝福“金孔雀降临苦葛坪山寨”。接着就领着新郎新娘进屋，给火塘边靠墙那块锅庄石敬盐烧酒，那是神位，保佑山民有盐吃有酒喝。徐悦新奇而饶有兴趣地做着这一切，并为自己得到山寨的认可，受到山民们的尊重而心里涌起一股热浪。

婚宴开始，就是喝酒。山民们一团一伙坐着，先还比较规矩，由厨师们分了每人一块熟羊肉，又由新郎公照汉家规矩敬了一圈酒。但喝着喝着就放开了。徐悦曾很欣赏一句诗：“山里汉子的太阳是从酒碗里升起来的。”但他根本想不到山里汉子是这么能喝。从上午十点左右喝起，到太阳都快擦山了，还在喝，酒杯换成了大碗，不满不敬人，吼声越叫越响，不响没酒劲。桌上的南瓜洋芋蔓茎豇豆等菜蔬

早吃光了,每人一块的熟羊肉用塑料袋包着吊在麻布腰带上,要带回去和家里人共享。大伙儿老羊皮垫地盘腿而坐,围着一个搓揉面食的大木盘,每人手里拿一块从箐沟里拣来的白的黑的青的红的五彩鹅卵石,伸到木盘里蘸一蘸,连忙放到嘴里舔一舔,然后有滋有味地咂咂嘴皮,伸长脖子叫驴似的干吼两声。那木盘里盛的是咸盐水,像喂羊子的盐水,这就是下酒菜!冬日的漩涡风不时掠过,木盘里飘满草叶灰尘。山民们一个个喝得脸红颈胀,东倒西歪,舌头在嘴里打不过弯来。一个粗壮的汉子立起身来偏偏倒倒,走到院坝边,扯开大裆裤,哗哗哗……夕阳下,胯间腾起一道彩虹。

徐悦站无站处,坐无坐处,乘人不注意,他溜进喜房,想清静清静。不料,喜房里也闹翻了天。一群穿麻布裙的山妹子在摆弄着新娘阿荣,规矩点的扯扯她的西装襟摆,捏捏她的健美裤;放肆的竟掐掐她的胖脸蛋,戳戳她的翘胸脯,有的还往她丰腴的裆间摸两把。见徐悦进来,山妹们又都火辣辣地往他浑身上下瞟,嘴里叽哩咕噜地打着山话,挤眉弄眼地放肆大笑。他问:“你们笑些啥子?讲些啥子?”一个胖墩墩的妹子竟说:“她们笑你那里凸起来了呢!”还用手指了一下他胯间,搞得徐悦面红耳赤,钻地无缝,山妹子们却你推我搡叽叽喳喳笑闹不停。——她们什么说不出,什么做不出!徐悦赶紧退出喜房。

忽听得屋后“妈……”一声嘶叫,极像嫩娃娃危急时声嘶力竭的呼唤。他连忙跑去,却是几个小伙子在竹林里杀羊。一只瘦骨嶙峋的山羊痉挛着,蹬弹着蹄子,鼓睁着眼睛,脖子上一道鲜红的刀口,汩汩地冒着血。几个人争着拿酒碗去接,一个伙子接了仰脖就是一大口,看见徐悦就喊:“快来喝一碗,打癆提神,晚上你才来劲呢!”说着将碗递过来。猛看见那冒着碎沫的生羊血,看见小伙子那血盆大口,闻见那呛鼻的膻臭味,徐悦只发恶心,连忙捂嘴逃离了屠场。

他一口气跑出寨外,又怕又气又累,刚要停步静静心,不防一脚

踩在一大滩稀牛粪里，陷没了锃亮的棕色皮鞋，直没到脚踝，那笔挺的银灰色裤管上也溅满了恶臭的粪汁。徐悦再也忍不住，“哇”一声吐了出来，连忙倚在大黑石上，眼角滚出一串豆粒大的泪珠。

二、拒爱

这是横断山千万个大皱褶里的一个小山坪。三面红土岗，一面水箐沟。三十来户人家，傈僳、普米、彝、藏、汉五个民族和睦相处。一色的木楞房，低矮窄小，木板屋上，石块压顶。

别看山寨破旧肮脏，寨东南白石崖下却有一方人间仙境。一棵几百年的大清香树，像把油绿芬芳的巨伞，一股股清亮亮的泉水冒着热气“咕嘟咕嘟”地从树下石缝间喷出来，十来个卧牛般光滑滑的大白石头自然围成三泓簸箕大的泉塘。周围是近五亩大的苦葛林，葛藤盘根扭枝，遮天蔽日。这里既清幽又背风，寒冬腊月，暖如三春；盛夏酷暑，又凉爽怡人，是山里青年洗衣、野浴的胜地。这塘男的，那塘女的，再一塘还可洗情侣浴。随地刨一截苦葛根捶打，白白的浆汁浣衣洗纱，清水里漂漂，白石上晾晾，人也脱光了到温泉里泡泡，再顺手掐一枝油油的清香叶，拂拂身上的水珠，拍拍衣上的皱纹，顿时神清气爽，人也香，衣也香，十天还有蜜蜂追，半月不再生虱子。难怪远近几十里的人都艳羨苦葛坪的妹子水灵灵，香喷喷！

苦葛林里七弯八折的小路踩得溜溜光，大清香树下时时传出山妹子银铃般的笑声和情侣们的甜言蜜语。

在这初冬的傍晚，泉边坐着一个孤零零的红衣少女，她久久地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脚尖，像一尊雕塑，两行默默流淌的泪水，滑下脸颊，滚落水中。忽然，苦葛林里传来“窸窸窣窣”的踏叶踩枝声，她抬起头，愣怔了一瞬，猛地跳起身来扑过去，一下子紧紧地抱住了来人：“阿悦！阿悦！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大喜过望反而使她的

凄凄艾艾变成嚎啕大哭，泪水泉涌，湿透了徐悦的胸襟。

逃席的新郎公鬼使神差，不知怎么竟走到这里！他知道她是昨晚回的家，但他今天一整天也未见她婚礼上露面，就觉得她一定会在这里。他心里喃喃地说道：“啊，啊，阿苏，我的小阿苏！我怎会忘了你？我又怎么能忘了你？！”

——还是去年夏天，徐悦高考结束，像从樊笼里放飞的小鸟，活蹦乱跳地来到这世外桃源般的苦葛坪，看望他的旧时逃兵来这里安了家的么爷。

正是在这个仙境般的温泉里，他认识了眼前这个仙女般的妹子——县民族中学十六岁的中学生。那天天青日朗，也是天缘奇巧，当早就存心一窥山女裸浴的徐悦像小偷似的潜近温泉时，见水中只有一个少女！她在最里面的泉塘里恣意地洗着，不时站起身，扯一把嫩柔的清香叶擦着腋窝胸窝胯窝，口里轻轻地哼着曲子：“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红……”少女那美妙的身姿，那象牙般的肌肤，那柔媚的轻歌，简直将徐悦惊呆了！他只疑心到了仙境，牛郎初会织女的情景，贵妃出浴的画面，安徒生“海的女儿”的形象顿时出现在眼前，他浑身的躁动不安顿时如沐春风消散得无影无踪，他竟从树丛间立起来，走过去……少女猛抬头，“啊——”一声惊叫，满面通红，连忙抱胸扑在水里。徐悦自感冒失，转身想逃，却又脚瘫手软，一下子坐在地上，脑里一片空白。半晌，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坝子里来的？要洗澡？”他抬起头，一个娉娉婷婷的红衣少女含羞立在面前，她就是阿苏！从此，整个火热的夏季，他们自由地奔游在山野外：在湿漉漉的松林间，捡拾着沉甸甸的野菌子；在凉悠悠的山泉里，激荡着火辣辣的热情。回家后，他哪一时哪一刻忘掉过她那清香树般的身姿、杜鹃花似的脸庞、龙潭般的眉眼、小溪似的话语。他的这次毅然进山，很大程度上是奔她而来。

然而，眼下他选中的是另外一个山妹，而且今天结婚了！曾解答

过无数繁杂数学题的高中生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作何回答？他无声地紧紧抱住意中人，眼泪刷刷地流，心里如针刺刀搅。

阿苏从他剧烈颤抖的身上感受到了他的痛苦，自己反而不哭了，抽出温绵的小手去揩他的眼泪，口里温语款款：“不哭，啊，你别哭！”徐悦心里热浪翻涌，又紧紧搂住她。良久，阿苏轻轻挣脱身子，柔柔地说：“阿悦，我……这就给了你，你就要了我吧，我刚才已经洗得白白净净了……”边说边麻利地解开纽扣，褪下了衣裙……

夕阳的余辉透过苦葛林，映红泉水。十七岁的成熟的山妹子哟，像含露的山茶花，喷放着无限的妩媚，醉人的馨香。阿苏闭上大眼，软绵绵身子靠上来。徐悦只觉一腔热血上涌，嗓子火爆，只想瘫下去……可是，他又猛然清醒了，毅然挣脱了她的怀抱，冷静地问：“你什么都听我的吗？”

阿苏微睁开双眼，绯红着双颊，柔柔地但毫无犹豫地点了一下头，又将身子倚过来。

徐悦扶住她的双肩，狠劲地咽下口水，说：“那好！阿苏，你眼前必须继续上学，好好读书，一定！”

狂迷中的阿苏大睁开水盈盈的风眼，盯着他，一时倒愣住了。

徐悦放开她，紧忙地在自己身上搜索着。他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可怜仅有的三十块钱，一下子塞在她手里。

阿苏猛醒过来，像丢一个烈火炭一样将钱丢在地上，连声说着：“不！不！”又要来抱他。

徐悦再一次沉下脸，毅然转身离去，脚步如飞，踩得遍地苦葛枯叶嚓嚓响。背后传来阿苏悲咽欲绝的哭声，他却再也没回头！

三、思亲

红红的太阳终于落了山，暮色苍茫，层峦叠嶂，一条山道在红土

岭上若隐若现逶迤南行……

徐悦漫无目的地走着,心里一阵儿热一阵儿冷。新生的月芽儿露出来,照见这崇山峻岭锁住的苦葛坪山寨,他仿佛望见了群山外那一马平川的家乡,家中那抹得雪白的四合院,院墙边那翠竹流水……月芽儿是妈妈那凄怨的眼睛,痛苦地眺望着他。

今天,他一直觉得耳热眼跳,凭直觉,他知道才四十多岁的妈妈头上又多了几丝白发,像往常他每回上县城读书一样,妈妈又该跪在观音菩萨的瓷塑像下祷告了,不!这回或许她还病在床上爬不起来。罪过啊,妈妈,不孝子阿悦那天不该那么犟,把你活活气倒啊!还有亲爱的外婆、舅舅、弟弟……爹?别提他了,正因为他,二十二岁的高中毕业生才走上了这条路!绝路?险路?还是坦途?

那天,爹已经是第八次逼他了:“你高中毕业回家一年多了,也闲够了。这两样,你认哪样?”一样是火腿,背了去送给村长换个烟料当;一样是马笼头,拴了牲口去驮料当赶马哥。

“我一样也不认!”徐悦倔强地一甩头。

“当赌棍做小偷,倒是又省力又赚钱!看我不剥了你的皮!”爹一讲起来就肝火旺,他干又脏又累的泥水活苦来的几文血汗钱有一回还被人掏了包。

“我到苦葛坪去!”长久的酝酿,终于促使徐悦下了决心。

“苦葛坪?那屙屎不生蛆的山旮旯!去躲兵,还是避难?”旧时,么爷就因躲兵逃到苦葛坪,后来安了家,取了傥傥名,把老祖活活气死了!

“避难!”徐悦有一种强烈的屈辱感。他毕竟在县城读过三年书,他向往城市生活,一心想在城里落脚,于是他拼命地追过一个城里姑娘,那同学高颧骨塌下巴,也一度答应过他。不料“黑色七月”他以十分之差落了选,而那姑娘靠当局长的爸爸竟以低他五十分的成绩上了“内招”学校。那姑娘无限遗憾地和他道了“拜拜”,说:“你为啥

不可以找两三万钱去读自费大学？”他愤怒了，发誓：“读书算个屁！等着瞧！”他野心勃勃地去找当县信用社主任的舅舅贷款，一张口就要二十万。舅舅瞪着牛眼睛把他当“外星人”，骂他不知天高地厚。“讨饭不着惹狗咬！”他悻悻地回到家，埋头咬牙干了一阵，却是姜太公未出山前的命：他育过良种鸡，绒绒雏鸡刚要卖，鸡瘟袭来倒个光；他曾鼓捣过两次时装生意，分文不找还亏了大本；他也曾跟爹去帮人家干过泥水活，提灰桶接砖头不说，还要常受爹呵斥，遭人白眼；他流浪出去跟包工头修过公路，山岩塌方几乎被砸死，工钱还被黑心工头全吞了，一伙民工要着饭回来。经过几次，他算冷透心了，干脆啥也不想啥也不干，爹成了他八辈子的冤家，常骂他是“狗屎钢鞭——文（闻）不得武（舞）不得！”他不屑一答，却变得越来越孤独、忧郁和苦闷。

“疯话！只有上坡石头滚下坡，哪有下坡石头爬上坡的？”妈妈简直不相信儿子不想在金窝窝银窝窝的平坝子而偏要往深山杳晃钻，只以为他是在说赌气话。他们父子啊，从小就是生姜遇着糙白钵！

“要滚，就不要再回来！”爹火了。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马上就在苦葛坪结个婚，安个家！”徐悦咬牙说。

“啊呀，你们真疯了！”妈妈这才听出事情不妙，连忙去劝儿子，但徐悦依然梗着脖子吼：“我一分刮痧钱也不会要你的！”惹得爹暴跳如雷，一掌扇来，却正打在妈妈脸上，瘦弱的妈妈顿时昏倒了。徐悦顺手操起了瓦刀，幸亏老庚爹卢贵赶来了，扯住了父子……

他常为自己的莽撞而懊悔，记得小时候淘气，被脾气暴躁的爹打了两桑条，他硬不依不饶，奔到井边，梭下深井，叉腿站在刚离水面的井壁上，骇得妈千哄万劝，硬逼着父亲讨饶，他才爬上井来。

他觉得这次进山，也有跳井的味道，他要逼着命运屈服！他也曾怀疑过选择是否正确，犹豫过牺牲可能太大，因为要在这山寨安家，

连在苦葛坪住了一辈子的么爷也不答应,而且选的媳妇并不是山寨最美最有情的阿苏,也不是最艳最风骚的阿多,而是相貌平平却壮壮实实的阿荣。明天或许是不测的,但他信得过好友薛祥,相信薛祥的“情报”是准确的;更何况他有一颗倔强的心。

“哗——哗——”一阵强劲的寒风汹涌起澎湃的松涛,使他再次清醒过来,他不知不觉又来到曾多次考察过的松岗上——这片阿荣家的偌大松林,密密麻麻标杆直的栋梁之材,化解了他的愁肠千结,他心中豁亮:啊!我的希望在这里!

山外传来隐隐的炮声,这闷雷般的开山炮,不就是为我的婚礼祝福吗?他顿时兴奋起来——我不会有错,我更不能因小失大!他向遥远的南天打了个飞吻——亲爱的朋友,抓紧来苦葛坪会师吧!

他拥抱着亲吻着大树,像亲热着情人阿苏。他打着嘹亮的口哨,猛然望见西天边一弯新月,哀哀怨怨,多像妈妈的眼睛。他的眼窝又一次湿润了,他跪倒在地,对着月亮,对着家乡,虔诚地磕了三个响头,心里默念:“原谅我,妈妈!”

一抹泪水,飞也似的跑下山岗。

四、狂虐

山月悠悠,山犬吠吠。

正房里,长辈们依然在喝酒,有的就歪倒在篾折笆上睡着了。新房里,青年们都走了。这里没有闹洞房打喜的习惯,别人结婚,正是他们找情侣狂欢的时候,天一黑四山就亮起星星点点的火把,一寨喜事十寨乐,远山近村的青年都会赶来,拥挤在大核桃树下的院坝里“打跳”。葫芦笙呜咽,短笛激昂。地上虽然铺满绿松毛,但奔动的脚步一会儿就跳得尘土飞扬,灰蒙呛鼻,主人家一会儿就要去洒一遍水。那激越齐整的跳脚声,像坝子里夏夜的打场声。

徐悦站在场外看了一阵,没有多大兴趣,就溜进了新房。松明火下,高大丰满的阿荣正在惬意地摆试着徐悦给她买的乳罩。见了徐悦,她有些不好意思,忙蹲下身从火塘里提起铜壶,给他倒了一碗“酥里玛”酒煮鸡蛋——这相当于汉家的“交杯酒”。徐悦也不推让,只顾一饮而尽。这本要两人同喝,阿荣愣了愣也没做声。

喝下这又酸又甜的热腾腾的酒汁,徐悦寒意顿消,眼前泛起醉意。见阿荣正弯腰退火,胖实的胸脯颤晃得像要蹦开衣扣,紧身的健美裤将耸起的肥臀勾勒得凸是凸凹是凹。他忍不住伸手去摸了两把,阿荣直起腰来痴痴地笑。他热血上窜,忙说:“别退火,烧得旺旺的!”又抓起一大把松明子点燃,放到床头石桌上,屋里明亮如昼,但也浓烟滚滚直呛鼻子。他一把搂住阿荣,推倒在木床上,三下五除二剥光了衣服,长久的渴望使他新奇而急切地抚摸着翻弄着异性的胴体,健壮焦渴的阿荣早已娇喘不已,春溪泛滥。他疯狂地扑了上去……

突然,他一声惊叫跳起身来,一团毛茸茸凉丝丝的东西落在光脊背上。原来这是木屋檩上长年烟熏火燎结成的一团团一缕缕尘灰吊,强烈的震荡终于使它掉了下来,落得他满身满脸,呛得他鼻涕眼泪直流。

他虚惊一场,茫然四顾。这是一幢孤零零的傈傈“女儿房”——傈族女儿长到十五六岁了,父母就为她在院坝边上建一所小木楞房,让她接朋待友。不知是时间仓促,还是没有心思,徐悦对这间新房连尘灰也没扫一下。

徐悦的心凉了半截,忽然一咬牙,又恶狠狠地扑上床去。新娘阿荣顿时像杀羊似地怪叫起来,引得院坝里打跳的耳尖青年纷纷跑来窥听。阿荣一阵阵似哭似哼的怪声,惊得山里青年直吐舌头:“啊啧啧!汉人的家伙,啊啧啧——”

五、苦斗

“呜嘟嘟——”悠远沉闷的牛角号像在为西山的夕阳奏响哀乐，又像一支收兵号，召唤着四山啃草的羊群、牛马归寨。徐悦放下斧子，撑起酸疼的腰，叫了声：“回家啰！”松林里叮叮当当的伐木声停了下来。岳父鄂亚扒问：“不再干一阵了？”徐悦说：“算了！”岳父也就算了。五大三粗的两个舅老公（妻弟）吭哧吭哧地抬了一根大木过来，“嗨——起！”一声丢在岗坪下一大堆木料里。阿荣跑过来，接过徐悦的斧子，又拉起他的手掌，关切地问：“今天又通了几个泡？”心疼地往他手心里吹气。徐悦苦笑一声，缩回手：“走吧！”一家人相跟着他走下松岗。

自从徐悦到了鄂家，就成了鄂家的首领。结婚三天，他下令：“全家上山去砍树！”除了老丈母在家推磨做饭，全家人就上了自家的山林拼命地砍树。他叫“切断！”大家就切断，““搬拢！”就搬拢。再也不问砍了干啥，为啥要切断。徐悦要的就是鄂家这老实劲、听话劲。半个月来，他也带头拼命地砍、抬、拉，白嫩的书生手破了一个又一个血泡，瘦削的肩头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如今他走在山道上，蓬头垢面，青涤卡学生装油腻汗渍，脚上黄扑扑的胶鞋，肩扛板斧，腰系藤索，铁钉纽在屁股上一打一打，有谁还认得出他就是坝子里来的那个俊雅的高中生！

崎岖的山道上，后面涌来一群山羊，咩咩地叫着往下窜，从他胯间钻过，从他腿边蹭过，挤踏起一阵黄尘，空气里一股呛鼻的膻臭味，短尾巴一翘，滚出一团团圆粒，有两颗还滚进了他没穿袜子的胶鞋肚里，热乎乎稀粘粘的。他连眉头也没皱一下。麻木了？习惯了？

寨前，那棵老枯树下，大石坎前，打长排坐着一溜烤冬阳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耷拉着脑袋打呼噜，有的翻开大裤腰掐虱

子,几个小伙子在赌搬一块大石……熙熙攘攘,自得其乐。你叫他们干啥去呢?土地就只有寨前坪里那一方,撒了些麦种、豌豆,鬼毛一样稀稀拉拉盖不住地皮。饿了,烧几颗干苞谷粒嚼嚼;渴了,灌一肚皮山泉水;病了,伸长脚杆晒晒太阳。满山的松树,运不出去,当不得饭吃。六荒七月实在饿不得了,有人劈几块棺材板背下山去换两口吃的。眼前,梁上还有几串苞谷球吊着,政府又给了几斤过年米,谁都懒得去操明天的心!

歪脖树下有一个粪堆,一伙人拱头挤在一起。徐悦伸头看个稀奇,却见是么爷徐夫扒盘腿坐在上面,舒舒服服像坐着沙发。么爷今年八十又二了,还耳聪目明,满口硬牙,嚼得动烧蚕豆。他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自然成了寨里的长老,村长说话都没他管事。徐悦一向也很尊敬他,虽然么爷先前根本不同意徐悦到苦葛坪安家,但后来又极其红火地主持了他的婚礼。这时,么爷盘腿坐在粪堆上,正两目炯炯,伸出枯枝般的手爪在那粪土里捉着什么东西,两个指头撮得像公鸡嘴,频频啄动,一啄一个准,捻一下,极熟练地丢到嘴里,“叭”一声暴响,引得围观者阵阵喝彩。徐悦定睛细看,见粪灰堆里蠕动蹦跳的竟是细如菜籽的羊蛇蚤,密密麻麻,捉之不尽!

徐悦只觉得脊背上一阵酥痒,再看么爷那目不斜视、饶有兴趣的表演,顿觉一阵悲哀:怪不得把老太祖活活气死!寨中长老的形象在他心中顿时一落千丈。

也在围观捉蚤表演的小个子村长巴敏立起腰,看见了徐悦一家,好奇地问:“哎呀,你们这寒冬腊月的到山上砍树干啥呀?”

徐悦反问:“这不是他自家的承包山吗?砍不得?”

巴村长忙说:“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砍那么多树想盖大瓦房吗?唉,别作梦了,比不得你们坝子里到处都是瓦窑,这三五十里山路,豆腐搬进来都要肉价钱呢!”

有个满面黑疙瘩的伙子叫:“巴村长,你不让他把力气耗了些,